

热片细评

影片《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过10亿元

易烱千玺的疼痛里升腾出抚慰人心的力量

程波



▲《送你一朵小红花》海报
▲《温暖的抱抱》剧照

“开心”有了,“麻花”却越来越拧巴

——从电影《温暖的抱抱》“赢了票房输了口碑”说起

林玮

“开心麻花”团队的电影《温暖的抱抱》上映近两周,票房将近7亿元,但整体豆瓣评分仅有5.6,被视为“赢了票房,输了口碑”,还有声音说,该片预测票房10亿,其中“8.5亿是沈腾的”。这些说法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即观众更看重的是喜剧明星沈腾及其“开心麻花”的品牌,而非《温暖的抱抱》这一电影故事。

“开心麻花”虽然只是一家公司的名字,但显然,从2003年首创“贺岁舞台剧”《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开始,尤其至2012年向影视行业拓展之后,“开心麻花”已经成了中国影视界一个鲜明的喜剧IP。2015年国庆档,“开心麻花”从相对小众的舞台剧转向大众化的院线电影,以《夏洛特烦恼》为“黑马”,成功破壁出圈,成为全民喜闻乐见的喜剧生产商。以沈腾为代表的一干喜剧演员,都成了“票房担当”。不过,这种“担当”自2018年《西虹市首富》开始就遭质疑“票房与口碑呈反比”。为什么一个诞生之初富有激情的团队,会进入一种成就了演员而失去了内涵的怪圈?“开心麻花”到底为中国文艺娱乐行业带来了什么变化?

发端: 一种后现代的 反讽结构

如果把“开心麻花”作为一个喜剧品牌,它的诞生颇有戏剧性。以其创始大股东张晨的经历而言,这一戏剧性可以分成翻转的三阶段:阶段一,张晨毕业于北京建筑大学城市建筑专业,分配至大型企业后的第一天就因为“不自由”而决定不上班,被单位退回学校后,他选择了自主创业——把“大型企业”理解成现代社会的体制象征,这一经历便是对其构成的反讽;阶段二,张晨下海开了建筑设计公司,挣了钱,便与两个朋友一起捣鼓影视——把“开公司”理解成现代社会的商业象征,这一经历也是一种反讽;阶段三,张晨买了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编好剧本,准备2003年夏天开机,可是“非典”来了,这

IP 更应该是生产能力的体现,是从生产端不断创生出新文本的“原点”

一影视计划黄了——把“拍电视剧”理解成现代社会的艺术象征,这一经历同样可以理解成是反讽。在这一连串的反复冲突之间,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舞台喜剧就诞生了:《想吃麻花现给你拧》。在这部话剧里,“麻花”是魔鬼(谢娜饰演)的名字,她多次出现,以不同的面貌实现着人世间一位碌碌无为之辈(何炅饰演的王东)的不同梦想。说是“梦想”,其实不过是俗人的一些欲望:有钱、有粉丝、身体健壮、有文化、有权力……而“麻花”时而充满媚惑,时而化为村姑,时而变为流行巨星,时而又成了保姆。她为了得到王东的灵魂,不断满足他的欲望。而王东每一次欲望得到实现又幻灭之后,都以歇斯底里地厉声惨叫“我想……”做结,其反讽人性的欲望与消费主义的强烈刺激,可以说正好切中了21世纪初的社会情感结构。

“开心麻花”一炮走红,张晨去注册公司,便想以“麻花”为商号。可工商局不允许以食品为商标,就要求他加几个字,这样才有了“开心麻花”。就此而言,“开心麻花”仍可以看作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反讽。有朋友说,这名字太土了。张晨说,“歹名好养活,叫叫也就顺了。”而这——便使其本意走了样。

转变: 一群轻喜剧的 流量明星

在工业体系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中国影视行业最突出的特征是明星制。故事和剧本仍以传统手工作坊的形式得到生产,而消费一端的变化已经气象万千。从2012年春晚小品《今天的幸福》开始,“开心麻花”以沈腾、马丽为代表,从小众的舞台剧行业一跃进入大众眼帘,变成了微博上的

大红人。而《夏洛特烦恼》更是诞生于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2015年。“开心麻花”与上一代以主持为特长的流量明星谢娜、何炅失去了形象上的关联,开始变成捧红纯喜剧演员的新“麻花”。这代“麻花”甫一出道,叙事上走的仍是反讽路线,魔鬼“麻花”的形象,在系列电影中一时时隐时现。但是,从《夏洛特烦恼》开始,沈腾与马丽就被标榜为“开心麻花”的当家明星;而在其中参演的艾伦、常远身上也离不开“麻花”的标签。“麻花”开始从一种精神上的艺术风格或个人气质,转变成了一群演(职)员的集体称谓。今天,说起“开心麻花”,观众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几张笑星的脸,而非某种反讽意味的叙事,以至于《一念天堂》《跳舞吧大象》《人间·喜剧》这些出品公司里并没有“开心麻花”身影的电影,也会被列入“开心麻花”系列。而这几张笑星的脸,关联着的电影从《羞羞的铁拳》开始就愈发显现出“轻薄”姿态。

喜剧当然需要搞笑,但笑意能给观众留下何种意味深长的思考,才是判断其艺术价值的标准。世界电影史上的喜剧,如《美丽人生》《闻香识女人》等均堪称“厚重”之作;即便是以歌舞闹腾著称的印度电影,如《三傻大闹宝莱坞》《偶滴神啊》也都在搞笑背后注入了深意。深意不是煽情,也不止是“笑着笑着就哭了”,而是带有某种价值观诉求的情感和精神共鸣,它需要有相对明确的整体目标,以及围绕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剧本创作。可是在“开心麻花”系列中,以《西虹市首富》为起点,每年两三部地密集上映电影,除了过度消费“沈腾”个人的符号价值外,几乎没有在这个整体目标上做任何深挖与拓展。沈腾本人也是啥都可以演,并不像卓别林、憨豆先生一般对自己有明确的意义定位。

期待: 能否造就中国当代 喜剧生产范式

之所以“麻花”会变成若干演员的代名词,就是因为明星制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生产中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变成明星”是来钱最快捷、最香甜的商业模式。相比之下,“原创之苦”就显得很没有必要。可是,如果“开心麻花”还记得最初的魔鬼“麻花”,他们就一定不会忘记,作为欲望化身的“麻花”在话剧中第一次出现时,就解释了“麻花”的意义:麻花“好甜好甜”,它是欲望被满足时的感受。可是,欲望并不会终止,麻花吃多了便难免患上“三高”的风险。什么来钱多、来钱快就拍什么,只要牢牢把握住观众爱搞笑的“刚需”和喜剧电影由此获得的广大市场,就不愁票房——如果“麻花”最终只是变成这种“企业”,那么不用谈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连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也难免充足,只关切票房规模了。于是,“麻花”成了对“麻花”自身的反讽。

《温暖的抱抱》就是例证。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原创之王”的故事,但其故事本身却来源于对韩国电影《计划男》的翻拍,其中手表、肥肠、渣男、迟到、失眠、音乐赛……无不是韩国电影的“原创”。更遑论,这种翻拍的叙事还建立在一个低级错误的基础上,那就是人类婴儿出生一年之后才能蹒跚学步,这世上哪儿有不被抱起即能养大的娃?

“开心麻花”是当代中国难得的喜剧IP。可是,当“IP”这个词出现的时候,一般紧跟其后的就是“流量”,以至于创作者都认为只要有流量(票房)就是IP。其实,这只是个消费端的理解,“IP”更应该是一种生产能力的体现。它是从生产端不断创生出新文本的“原点”,这一原点有着自己明确的价值设定并为之提供新的人才和物料。我期望“麻花”最终能够造就这样一种喜剧生产范式,它以讲好有意蕴的系列故事为目标,而非培养出一个明星就匆忙消费其人设。毕竟,明星只是故事的副产品,文艺生产的本质不该是娱乐,而是丰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作者为浙江大学影视艺术与新媒体学系副教授)

《送你一朵小红花》是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是还在筹拍中的脑瘫患者题材的《天竺公园》),与前作《滚蛋吧!肿瘤君》根据有真实原型的自传性漫画改编不同的是,这朵“小红花”纯然来源于虚构,似乎要更“好哭”一些。“生命三部曲”都关注疾病人群,生命之光通过疾病的折射,如同经过了透镜的扭曲、聚焦和成像,从一种乍一听不愿触碰的疼痛里,最终升腾出了对人心净化和抚慰的力量,在一种新鲜的边缘性里放大出普遍的共鸣感。

“小红花”电影票房和口碑都不错,还引起了广泛讨论,颇有“破圈”意味。究其原因,题材选择和主题开掘策略是一个前提。青春爱情和血缘亲情这些相对常规的题材在疾病伤痛这一透镜的折射下,散发出别样的光泽;生死别离很重,青春有时也很残酷,但从消沉到积极的人生态度转变,让疾病成为了生命可以承受之重,进而升华出“活出自我、抗争宿命”的主题。

韦一航、马小远两个人物“不打不相识”,彼此温暖的青春成长、相互吐哺的爱情激励构成了影片的核心故事线。“另类”青春的内敛与张扬,爱情的发生发展、死亡给爱情带来的悲剧性,又让这条故事线呈现出丰富感和多样性——不是单一的爱情浪漫或青春成长轻喜剧,更不止是疼痛的残酷青春或爱情悲剧。应该说,这条核心故事线并不复杂,前提是“疾病”,也经由“疾病”让故事多彩,甚至还让观众获得了一种选择权与参与感——悲者哭,喜者笑。

电影采取了充分铺展两个主人公各自家庭的策略,其对于两个家庭的呈现不仅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自觉的。大量具有生活质感和情趣的细节在父子、母子、父女之间建构出来,特别是,父母对病患孩子的哺育与孩子自身的反讽。《温暖的抱抱》就是例证。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原创之王”的故事,但其故事本身却来源于对韩国电影《计划男》的翻拍,其中手表、肥肠、渣男、迟到、失眠、音乐赛……无不是韩国电影的“原创”。更遑论,这种翻拍的叙事还建立在一个低级错误的基础上,那就是人类婴儿出生一年之后才能蹒跚学步,这世上哪儿有不被抱起即能养大的娃?

题材、主题和情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影片在类型元素融合使用、类型感和作者性的平衡上做了一些创新。在《送你一朵小红花》里,观众能看到《滚蛋吧!肿瘤君》《山楂树》《抗癌的我》中“向死而生”的爱情悲喜剧的情节模式,也能看到类似《少年的你》中的残酷青春元素,相约上路的公路片段落,抑或《恋空》《情书》《洩光闪闪》等日本纯爱片的审美旨趣,甚至还有《地久天长》这样触及家

庭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厚重感。在这朵“小红花”里,爱情浪漫和残酷青春,喜剧与泪剧并不是简单地拼贴,而是围绕“归去来”般螺旋式上升的模式有机组合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这朵小红花的花瓣:“相遇-追逐-别离”“疏离-融入-独立”互为表里,被疾病戕害的生命在痛苦和失落中,经过“由身入脑”的理性和意志的强制性抗争,再“由脑入心”被唤起情感和心灵的力量,体验到包裹在离别死亡之下的宁静平和。

与易烱千玺此前主演的《少年的你》相比,《送你一朵小红花》里青春的残酷性不是来源于校园霸凌这样的“人祸”,而是更多由“天灾”意味的疾病造成,残酷的动因是中性的。同样是男女主人公在城市中的漫游,从陌生隔阂到相互取暖,《少年的你》有着内部抱团一致向外的人格化的对抗性,还有着“他人是地狱”般的存在困境;而在《送你一朵小红花》里,“霸凌者”只是非人格的疾病,观众视野范围内并无“坏人”,韦一航、马小远的青春所背负的残酷性并不来源于家庭、学校、社会,而是命运。他们与外部世界虽偶有主观性的迁怒或者客观性的阻碍,但主基调还是和解的,他们自身最终也是平和的。

与此匹配,在电影中,疾病这一透镜,折射生命之光而成“实像”时,采取的是聚焦的策略,在“身”“脑”“心”之间形成戏剧张力;通过幻想等超现实逻辑,又在成“虚像”的时候放大其感染力,与超越现实病痛的平行世界(比如那片美丽的湖水)联系在了一起,这不是消极的自我麻痹或者逃避,而是积极的梦想。在满足观众阅读期待的同时,作品还进行了有效的人文主题、空间场景和镜语系统的建构表达,具有“温和”的作者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朵“小红花”又探索了中国当代电影类型融合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

《送你一朵小红花》吸引观众还有一个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演员的出色表演。两位父亲一位母亲的塑造不用多说,自然可信又具有个性,两位青年演员也给出了超越偶像明星的“真正的表演”,演员的表演甚至弥补了影片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不足。刘浩存携《一秒钟》中出色表演的口碑,把马小远的突出特点和多面性很好地表达了出来,两部影片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反差也增添了观众对她的亲近和认同。易烱千玺在《少年的你》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反差也很明显,对人物理解和塑造却很准确,把疾病少年在社会中的对抗姿态与自我保护、在家庭中心房里的沉溺,在爱情中的拘谨与释放都表现得让人印象深刻,多场与父母和马小远的对手戏,特别是醉酒表白段落,十分出彩。朝光头(与《少年的你》的互文)、“羊迁徙”(谐音梗)路遇印有红花的羊群等桥段,颇具偶像话题和出圈性。两位年轻演员的表演值得获得两朵“小红花”,对中国当下流量明星应该如何以及如何成为好演员具有示范性。

应该说,电影文本的优劣是作品是否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内因,作品的宣发乃至更广义的市场传播,特别是文本与语境之间形成的“场域结构”也很重要,可谓“外因”。粉丝票房固然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在当前语境中,本身似乎也具有了一种“透视镜折射”功能:一方面,如前所述,优秀的“疾病电影”具有对观众的治愈功能,从痛感到快感的转化有着情感净化作用。另一方面,全球的新冠疫情形势和中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态势,也在社会潜意识和个体心理层面形成有关疾病的创伤记忆,以及战胜疾病的内生动力。进一步说,有关疾病的隐喻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代偿性阻碍,跨越了这个阻碍,我们就离家国同构的美好生活愿景更近了一步。不知道是不是正因为此,这朵“小红花”才在如此特殊的2020年终于过去、2021年终于到来的时候,如此受人待见。

“小红花”,看上去微不足道,却承载着人们面对复杂世界时,孩子般的执拗和单纯,有需要被承认被关注的情感需求,也有超越了这种功利性的自我激励自我认同,这种“认真游戏”的“无功利的功利性”,很显然是具有审美感染力的。生命之光通过疾病这一透镜的折射,让这朵画在手背的“小红花”可以变成戴在胸前的“大红花”,或者在更大的范围内衍生出花团锦簇的模样。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